牧萊脞語

牧萊脞語卷九

論

雲山古迂陳仁子同俌述

門人李懋宣揚廷輯

管仲論

士有勇於變古人之制者皆其挾小才以自見而求快於一時之利者也夫古先王之制蓋有傳之數百年而不可易者而必欲變之何也凡賢者不欲變庸者不敢變而小有才者則往往勇於變彼惟小有才也挾巧以自恣行詐以自騁易其素以眩斯人之觀改其法以就當時之用是以急於求快而不暇顧故

其制行於今不行於後行於一國不行於天下嗚呼此皆小有才而速於成者爲之也嘗觀管仲一書凡八十六篇其籠絡生人而導相公於譎者無所不至以内政廢井田以會盟易朝聘以伐滅侵天子之征伐仲急於功利而求成者未必不謂其制可傳於後而行於天下而夫子曰齊一變至於魯夫仲變古者也而子欲變齊是齊平日襲仲之制者尚未當乎夫子之心夫子猶欲變之以庶幾乎周禮盡在之魯也魯齊之鄰國也丘甲之用田畝之税夫子拳拳警魯而未嘗釋固懼其或效齊也且自仲未相桓公以前

齊封營丘者四百二十餘年矣又自仲相桓公以後至春秋獲麟之年二百一十五年矣前乎仲之時縣太公至襄公十四世如彼其遠也無仲以相其國齊雖未彰〻於斯世而制猶周之制後乎仲之時由桓公至簡公十三世又如彼其久也仲嘗以小才變古之制孔子獨未許之循至積爲商鞅變古之禍而齊制卒不可傳仲挾小才以變古者亦良可罪也彼仲之書行於孔子之先幾年矣仲之參其國伍其鄙也所以變鄉遂兵農之法而趨簡便也仲之爲遊士多其車馬資幣也所以變閭書族考之法而精間伺也

仲之出令務流水之順也又以變冢宰縣象魏之法而從信必也仲尼於六經曰庠序曰井牧曰鄉遂曰朝覲會同獨於仲之制絕口不談蓋至於管仲之器小哉一語則仲平日相齊其用於變古制者病原盡在此也夫仲非無材器也病在於小有材器也天下法制非有才者不能爲而小有才者不務其所當爲商鞅變法於秦亦小有才者也仲無伊傅王佐之器蓋僅足佐齊國而不能循三代之舊豈特齊之不幸哉使仲無九合之功則仲一鞅也彼仲未必不以爲自我作古非變之謂也萬世而下又不能識仲之制

尤而效之抑又甚焉是仲變齊之罪小而基後之禍大也噫

晏子論

人而涉於勢利之交者決不能卓然有所立蓋勢利之盛者易溺而情分之捻者難圖陳平一交於呂則幾不能安劉楊雄一交於莽亦竟不免美新何也其情既繫則其法無自而施也是故君子立乎斯世其欲卓然有以自見也必先介然有以自立我無私於彼彼亦無私於我則一旦焉如鷹鸇之逐雀農夫之耨草本之以理繩之以法夫固何所顧忌於斯是蓋

其平日所守者嚴故也世言齊相者曰管晏然以晏子之相景公較諸管仲之相小白晏蓋君子人也當杵臼即位以來因祝史之誅而薄斂因踊踴之貴而寬刑因梁丘據之和同而除内嬖從容辭語閒所以引公於正者未易及也獨是田氏竊齊一事嬰若燭照數計於數十載之前者於叔向之問則曰齊為陳氏也於公孫竈之亡則曰姜殆嬀昌也於景公路寢之侍則又嘆曰後世而少惰則國其國也為人言為國言又為君言略無所憚若當時密於謀果於斷剪此大奸豈不甚快而佐景公五十餘年竟未能一措

手其間何也及觀晏子之爲人則亦自不無交於田門也夫君子於奸邪之人苟無一毫之私則何所憚而不敢發況陳無宇之在當時族大非如國高也心橫非如崔慶也豆區釜鍾特細人之惠又非如周世世之修德也與晉陽之甲墮三都之地少延姜氏之祀特一指顧間耳縱曰景公不專任之亦何不略畫一策以處此耶此固嬰不無依附於其間也且以嬰交於田氏者凡幾季札勸納政與邑也嬰則介無宇以請景公改賜卜宅也嬰則又介無宇以辭觀此二者是嬰於田氏之交殆不無所託也使嬰而無所託

也則景公在位若此之久田氏豈無可圖之機者因高鮑之攻則正其衆削莒旁之邑則翦其翼是亦強本弱枝之一機失此不圖宜齊之不免入其槖也況當時齊國之強亦非甚弱者今年伐衛明年伐莒又明年執衛行人以叛晉景公圖伯之心塡於胷次則告之天子請之鄰國其誅陳猶誅崔慶也而又何怯乎春秋於昭定而下衆齊多特筆而有馬千駟無德而稱是齊之終逸於諸田者景公之過也嬰亦與有愧焉者也嗚呼嬰一有交於田氏雖欲卓然自立終不能自振吾不知嬰之善與人交者果何在也

孫武論

古者言兵以道後世言兵以詐固各有其書存焉者也嗟夫使斯人者先得聖人之書而讀之吾意其未肯甘於詐而書亦可無也彼之所以貴詐者何也奇正之相生也經權之相參也其爲術變化而無窮蓋使吾之謀常足以制敵而敵之謀不足以制我是以不較曲直而較強弱不計是非而計利害時君世主利其勝貪其功即俛首北面之不暇而不知帝王三代用兵行師之法在吾六經中者有道正不必曉曉筆舌間也故世言用兵之書無出於孫子夫自孫子

以前用兵未嘗無法也司馬九伐之制魚麗鵝鸛之陣所以誅奸雄而尊天子者不少載在六籍昭如也亦何待武之書也武之書行於世三卷爾其以十三篇干吳王闔廬者三分而試其一者也武不試於齊而試於吳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南服越人顯名諸侯一時用詐之功亦過人矣而究其破郢之年正孔子退魯而脩詩書禮樂之年也嗚呼是時也孔子之六經猶未出也武王之誓牧野魯侯之禦淮夷宣王之伐玁狁其陳堂堂而旗正正者武蓋一未之聞也使武聞之吾意亦自悔其詐矣亦豈肯復以書爭

嗚哉且六經不作世之詭譎以惑世者何限夫亦何責於孫武也武之言曰兵者詭道也部曲行陣之立芻茭器械之備以至攻城拔地之方纖悉皆具故取之以貪用之以奇而成之以巧一切皆尚詐而不知是道具在六經中正不待詐也故武王六伐七伐之誓武之部曲行陣也魯侯峙糧礪刃之語武之芻茭器械也宣王用遏蠻方之語武之攻城拔地也特聖人之兵不用詐而兵未嘗不勝孫子之兵純用詐而兵未必其常勝武其亦未見孔氏之書而敢爲是詐也破郢之舉未及五月而楚敗之稷又四年而越敗

之姑蘇孫子至是其亦以詐自悔矣噫此吾不恨孫子之書用詐而恨孫子未聞吾夫子之六經也不然孔子作經之前孫武以十三篇干吴久矣獨不亟稱於孔子何哉噫夫子之六經出則孫子之書可廢而尚有尊之者是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也

伍子胥論

甚矣人不可不知禮也禮者天理之節文所以平其憤而養其忠者也凡憤之生者或越理而不顧而忠之存者雖見黜而加嚴張良博浪之擊憤而仇秦者爲之也王猛臨終之語忠而存晉者爲之也匹夫匹

婦茍有一毫不如意則撫劍疾視攘臂而報之雖天理所未安人情所未愜亦往往不顧而酧之以禮則前徒之倒商中行之謀漢竟未得爲義士而鍾儀之楚音莊舄之越吟終不失爲君子憤而不失其忠者難也禮曰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蹵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君子之敬君其於馬也猶然世人觀伍胥之勇莫不壯其能雪恥者以今觀之子胥不知有禮憤之過而忠不及也且子胥於楚幾世矣自厥父伍奢之傳太子建也爲費無忌所讒其父死於是其兄尚又死於是負蓋亦將不免於死其舍而去之無怪

也而至於佐楚平王何也佐平王不可也又甚而佐平王之子昭王何也鄖關於鄭奔走於吴而爲行人以謀楚進之以專諸助之以伯嚭而翼之以孫武三年而拔舒四年而取潜又六年而以其屬五千人敗令尹子常五戰而入郢及其至郢也求昭王而不得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夫佐君者爲臣之大罪發冢者非人之盛德君父一也子胥比舉施於敵已以下且不堪況可知有父而不知有君乎吾甚怪子胥之憤而不忠不知所以處者也嘗觀左明傳春秋於申包胥哭秦之事最詳而於伍員鞭

墓之事則略蓋申包胥憤而忠知禮者也伍胥憤而不忠不知禮者也丘明之不言爲子胥隱也丘明不言而太史公言之可思也已且子胥之先伍舉嘗以直諫事楚莊王矣何子胥之仇楚而悖其先也仇楚非忠也悖先非孝也皆非禮也後世有子雲者亦以鞭尸藉舘罪之而近世儒者乃曰其父受誅子復讎禮也嗚呼不以禮節之而至如子胥之所爲亦曰禮焉則禮其受屈矣子胥不知禮憤之過而忠不及然則禮果不可須臾去身也

李斯論

士之誘君凡扶天下之奇者未有不貽天下之害葢帝王用兵本以應天下非以富天下也適不幸而宇宙之內紛紛未定則并包而還定之者固仁人所不能辞也初非曰此國産此物彼國産彼物玩其奇而利之也而士之欲進其身者往往夸以風土之宜後以紛華之麗一切投之可喜可觀可以娛心之物庶幾中主之欲以逞吾之謀而凡所爲濟世之策者則悉置諸萬古之外臣誤於言君誤於聽建白少差越向浸𡚶於是窮兵黷武利天下之珍奇以快其私而它日爲生靈禍則不暇計也嗚呼此豈古人所以格

君者乎伊尹之相湯也曰余畏上帝不敢不正而已太公之相武王也曰弗敬上天降災下民而已平日君臣間其意向甚正其辭明甚直一日而興師焉要皆迫於應天順人之故初非利天下之珍奇而爲之者彼六國爭強煕煕攘攘思以定于一者非特秦然也始皇蓋垂涎之久矣以始皇垂涎之久而告以湯武之仁摶鷙之資或可潛移而密改今斯之一書縷縷乎秦之延客與客之不負秦者無慮千餘言而曾不齒及帝王應順之事究其説則曰宛珠傅璣之簪珥也阿縞錦繡之衣飾也西蜀之丹青而江南之金

錫也鄭衛之窈窕而昆山之明月也皆產他國而聚於秦者也嗚呼斯之說其殆如塗〻附也乎秦自孝公以來積其威力所以罷民於六國者不過珍寶之悅吾目淫哇之悅吾耳子女飲食之悅吾心足秦之私而非爲生人地也而斯更言之何也其不謂之逢君乎借曰斯特援之以爲譬爾焉知始皇認贅爲嫡動無名之兵羅六國之產流毒生靈不自斯之言始乎且就斯所言論之天下之可玩出於其枚數之外者正自何限始皇得之於斯之所言而又索之於斯之所不及言浸淫不已一舉而盡取它國之所有以

爲娱是客所以相秦者特爲君拾竒邪之玩耳亦亡國之道也何利於秦哉夫以兖之漆絲織文徐之夏翟浮磬雍之球琳琅玕凡地產之竒入於貢賦者不少使秦果能行仁義而長有天下也亦何鈌於此斯之被逐也計出亡聊亦甚矣假滛巧以讐吾之身使始皇之娱悅於我者猶娱悅於彼焉亦何巧於中其君如是乎彼後有張騫者以天馬蒲萄枸醤筇竹之竒兆漢西南之兵是亦斯之靡者也然則斯李其竒而亡秦騫趣其謀而空漢是尤物足以害人如此人臣其無誤於言也哉

蒙恬論

天下之亂起於重民之罪而成於勞民之力故重民之罪者其禍遲而深勞民之力者其禍速而甚世之奸臣往〻假君之威劫天下於刀鋸斧鉞之下此雖足以壓國家之脉而民之罹其毒者蓋猶有幸不幸也至於役之重也不然夫人莫欲逸也一旦奪其桑梓之樂而役以板築之勞離其事育之資而加以征行之苦脅天下之民於不得休息之中此固人情所甚不堪者爲臣者苟知爲國長計則當天下方定之初重念生民之命瀕於死者數〻如是量其勢之可

否而禁止之縱有忤意害止於一身獨柰何逢君之惡而甚之哉秦之士人皆曰商鞅爲之也而不知亦蒙恬爲之也故秦之士非一道而速其亡者始於商鞅成於蒙恬二人而已夫商鞅之法貴利尙功信賞必罰慘酷入骨秦幸其嚴而成富強之功也當時之民日趨功利之域無閒暇樂生之心而勇於公戰怯於私鬬務農重穀猶不失所以相養之資也恬之衆則甚於鞅矣天下方定民之病未蘇也肩未息也而遽重以長城之役起臨洮至遼東焉又益以直道之役道九原抵雲陽焉塹山湮谷數年不就民至死而

不得休夫此二大役也雖曰始皇之過一時在廷豈
無它人而恬獨擅辟爲之是開之者始皇而成之者
恬也秦之天下不幸而斵削於商鞅之刑又不幸而
决裂於蒙恬之役民益苦而秦不可救矣高之殺恬
與鞅之車裂一也而吾尤謂鞅之死〻於國法而恬
之死〻於姦鋒則其衆固尤未著也使恬於斯時不
逢始皇之惡而尤及止之無長城之苦也無直道之
除也息其黥而補其劓與天下相安於無事之餘安
知秦不尚延數祀者故秦之士鞅其作俑而恬其推
波者也或者見恬曰吾擁兵三十六萬不忍叛而死

猶竊義之夫使恬果叛也天下之誅將集其身而誰肯從之者嗚呼誘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恬之罪又浮於鞅矣

四皓論

君子出而處天下事要當以一時之理論不以他日成敗論也何也天下之患生於無常而變起於不測吾爲於其前而不能杜於其後禍患之來是固識者所難預計也君子謀人之國揆理而行之而後來之人失其所以處之〻道於吾固無損也如其理有未然吾不擇而冒爲之則後來成敗固一出於我而何

以辟於其間故聖賢以理處事者當時所可知也其不以成敗料事者後日所不可知也夫立之封建以相佐也而其流爲七國之叛立之井田以相均也而其流爲經界之慢立之肉刑以相威也而其流爲慘夷之誅一事立一弊生凡若此者固不能臆度於其初而廢焉者也或者見惠帝之立出於子房之謀其所以號召四皓而羽翼之者不爲無力至惠帝後來呂氏之變漢危僅一髮幾若子房誤於謀而四皓亦誤於出者然則處事亦誠難矣哉夫子房老於謀者也四皓審於出者也其辟商顔而跡漢庭非無故而

輙出也古今以儲位不定而誤國者何限吾以理揆之立嫡不以庶立長不以賢此家天下之常事揆之義而正酌之情而愜反是者晉驪姬覆轍可鑒已高祖溺於所愛不立惠帝而立如意其於理未曉然也子房諫而不從叔孫通又諫而不從卒以厖眉皓首之四皓而定彼子房與四皓蓋據嫡長之理而行之爾後來之成敗未可計也至於惠帝在位七年而後呂后專政呂后又專政八年而諸呂擅權子房與四皓皆所不能測也使四皓子房工於測之則吾意不立惠帝不立如意而將立文帝矣噫此其所以不可

測也朱虛之謀平勃之交畢智力而圖之者豈四皓子房實遺之哉立嫡主長吾之理甚正也夫亦豈知呂氏之變不特絕漢之祀而且自絕其祔廟之祀哉此固謀人國家者所不能測其他日之禍也雖然天下事有本於理而禍不可測者有違於理而禍不可逃者吾觀唐武后之立以妾蓋適於理者也李勣以家事一語中高宗而遂兆唐宗戮辱之禍君子不以呂之禍責四皓而以武之禍責李勣然則天下事固亦有不可知者君子謀人國家不為勣而為子房四皓焉亦於理觀之可矣

田横論

凡人論理之是非不當較氣之勝負均是人也其等同其勢同其出處同此固平日相與之素者也以其相與之素無故而坐之堂上曰君又無故而拜之堂下曰臣人固有怫然不平於其心者而參之時揆之理材品孰高而孰下也德望孰優而孰劣也彼伸也而我屈彼強也而我不敢其勢若天淵懸絶有不可力爭而辯勝者平其心毋拂其所爲可也故禹臯同爲舜臣也臯一旦而北面於禹尹湯同爲夏臣也尹一旦而委質於湯自今觀之禹湯受之而無愧臯尹

事之而無辟果孰爲而然也嗚呼此君子所以尚理而匹夫所以尚氣也世以田横爲齊豪傑士非歟横果豪傑士也則識理明而持氣平宜也漢高之興一時屈服於其下者非一横也横之強不如秦勇不如羽而秦與羽皆爲帝所蹙則横可以自省矣况信布之雄良平之智食其之辯皆非横所及而數子悉爲之臣而獨横乎且以横與漢角不一次矣方横收齊散兵而自立也特乗楚漢之兵相距滎陽間是以稍得完聚齊地使横之材德足以鼎峙而角立則養威積富專齊七十餘城豈以千里畏人者一敗於歷下

再敗於巚下而齊之兵如枯摧朽拉而不可支隝中之士勢蹙甚矣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既不能以力相勝負又不能以心相推戴迨至漢王持節赦之乘傳召至洛陽乃謂二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而今爲亡虜北面事之遂自刎而死若橫之恥是誠侃侃有氣者而惜其言未達於理也且橫亦回顧田氏之所以興者乎自陳完以來公量私量之收受乘民之恩後世子孫若恒若和竊而取之者爾至於建之亡僭之敗皆其勢之所必然者而橫何獨未之思也故君臣上下之分决無相並而立者漢高之興天命

也橫而欲與高帝並哉若田橫者知有氣而不知有理者也

韓信彭越論

古今人主未嘗無保全功臣之心也其或不能保而全之者何也人之情莫不蔽於所疑而溺於所愛故功高者嫉妬之媒地廣者猜忌之的是以疑之極則必至於相誣而愛之甚則必至於相欺以其所易嫉加之以多忌而疑與愛相形彼之有功者既不能匿其跡消其嫌以自保其身故竊鈇之似難除而投穽之機愈深時君世主牽於疑而陷於愛又從而聽之

遂致奔走蹴附於前者不免斬首就戮於後此固良弓之藏走兎之烹紛紛後世也世之責高帝者孰不曰帝不保全功臣也而不知所以若此者非帝之心也夫韓信也彭越也黥布陳豨也四人者俱功臣也布豨之反有跡而信越之反未明一時上書告變者吾意未必皆眞也况蒯通之說不行信亦非眞反若漢高非甚忍人何獨遽忘舊德耶雖曰固陵之會二人不免失之要君而夷族之禍帝亦幾失之寡恩及觀之史往往二人之死多出於呂后之謀非盡高帝之心也特高帝亦不無可責也帝之與諸人蹙秦蹶

項羽一日也事成之後豈不能由而全之者破其疑而釋其愛其於勞庶可酬也至乃輕聽而信之是以二子不得自全於當世夫當信之誅也帝征豨未歸也呂后紿信入賀令武士縛斬於長樂鐘室是誅信者呂后也非高帝也當越之誅也帝於越不免有疑也嘗赦爲庶人徙蜀青衣矣越西至鄭求哀於后乃言於帝曰彭越壯士也今徙蜀道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后又令其舍人告越謀反是殺越者亦呂后也非高帝也夫以隆準龍顔之高帝非長頸鳥喙之勾踐比也最是誅信之後高祖始歸聞信死且喜且哀

故喜者蔽於疑而溺於愛而哀者其真者也帝非有心於殺二子而二子則由帝而死也且后所以殺二子者無怪也惠帝尚幼二人功益大分地益廣一旦有事肯貼然於下是以不誣帝而殺之不止也而帝且甘心焉是呂后之責不可追而高帝亦與有過焉者也吾固知信越之誅非盡高帝爲之而亦不免爲高帝尤也

鄺商論

爲國家取境土易爲國家惜人材難天下有事斬將搴旗攻城略地而圖形麒麟閣之上此一介之士可能

也天下無事深謀遠慮思患預防備材異日之用非君子不能也天下之變無窮而人材之生有限長養之防護之猶懼不既而況敢獨以身當之故寧留人材以待世變不可俟世變而需人材曲爲之謀巧爲之地凡平生蓄力而敢於摯雄之中者不至拱手而失於慕𥢌之華嗚呼此謀國者之深思吾不意酈商亦計及此也夫世言安劉之功者必曰平勃而不知平勃之功皆原於酈商方商之從高帝也其略地戰功不在信勃諸公下凡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各一人二千石

至六百石十九人其有功於漢不少此功也人可能也及觀高祖之亡也呂后常與審食其謀殺故將大臣矣將相存則漢存將相亡則漢亡此一舉也羙漢室安危之決也尚賴酈商說審食其曰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若聞諸將皆誅則大臣內畔諸將外反連兵以攻關中而天下危矣自商爲此言也而審食其遽以之告后卒有所憚而不敢發假之數年平勃無恙也灌嬰無傷也諸呂有變諸公爭起以鋤之嗚呼商所以爲諸公地者何其至也當是時也商不一言之則在庭且無噍類

誰復為劉氏袒者此商之安劉之功未易以汗馬之戰功例論也嘗怪陳平之誅呂也先劫商然後使其子寄紿呂祿而奪之兵嗟夫商護平勃諸公其為劉氏計籌諸心久矣誅呂固其願也又豈待劫之而後從哉昔狄仁傑薦張柬之輩人以安唐之功不歸五王而歸諸仁傑鄙商一言愛護諸將相者亦猶仁傑於柬之輩也若商者始也攻取城邑之功小而終也愛惜人材之功大

陳平論

四端始於仁而終於智〻未易言也智無不正而用

智者有正有不正用之正則爲明辯識察之君子用之不正則流爲詭譎奸邪之小人夫智一也禹用之而爲無事王良用之而爲詭遇周公用之而爲大聖公孫弘用之而爲多詐巇險是故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亂天下之大事不擇是非而第曰予智鑿焉而起紛擾之端議焉而趨奸佞之黨密焉而甚鬼蜮中人之毒吾未見其不流於僞且誣也漢興諸臣號多智者曰陳平雖然韓彭有功則誅戮矣而平免於戮蕭何有功則械繫矣而平免於繫謂非樗里子晁錯之智囊不可也獨怪平之一身相高帝也何勇於徇公

而全國相高后孝惠也何怯於徇私而全身夫以平之間行杖劍從漢脩武以來若六出奇計世莫得而知者甚多就其可知者如用間以離項羽之君臣行賂以恐匈奴之閼氏至於躡足以封信僞游以縛信皆出戰國詭譎之餘風而其歸皆足以用國者也獨於孝惠高后之時避嫌深而畏禍重高祖欲斬樊噲矣平畏后而懼於斬高后欲王諸呂矣平畏后而不免於王迨至滎陽之歸畏讒忌謗深托於后而身居太子教傅之職幾若一於黨呂者凡智以謀國非以誤國智以周身非以飾身舉漢之九鼎而係於平之

一言平所以用智於斯時者宜何如也且良之智不在平下良羽翼太子而忠於漢者不淺借曰平之智固有待也萬一平不幸老且死不獲聽陸賈之言交歡絳侯以共誅逆呂則前日附呂后王諸呂且不斬噲以危漢者平將不得逃其罪而流於小人矣雖然猶幸平之智遂得以功而掩過也昔漢高最知人常曰王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夫平自以智深而不知帝之知平亦深也吾知平非有安劉之功則一時雖號多智誠不如陵之戇勃之少文矣然則世可

以無平不可以無陵與勃智之過陳平者亦豈可輕用哉

牧萊脞語卷九

牧萊脞語卷十

論

雲山古迂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李 懋宣 揚廷輯

張良論

士於斯世其有舊身而不顧者蓋徇天下之公而非爲一身之私獨奈何後世之不知其心也凡人之情積憤不獲伸若毎決裂而欲騁以匹夫之微而一旦求逞於万鈞之壓此豈獨區〻私謀者盖至迂步而徊徨曲計而顛頓或以身而試其鋒或託人而遂其志奪生民水火之中而欲置之衽席之上者爲公而

非私也爲天下而非一國也君子於此不諒其心而求之亦過矣漢興嗜利者不少求其有憂天下之心子房一人而已子房韓之世家也以五世相韓之舊而於今無尺寸之爵人情固若有不堪者而子房之心不然也慱浪之擊其胷中之憂鬱積而不能自泄故幸其中也而解其憂太史公乃以爲韓報仇餙之是非知子房者也子房下邳徒步佐沛公於鄴關百戰之餘非爲韓也亦非爲漢也爲天下也使不爲天下則以匹夫而敢於犯其威子房果何爲也況是時天下仇秦深矣頭會之斂閭左之徭阿房土木之役

世之幸釁而遲者十戶而八九關東之豪萌公之言即子房之心也郡識其守邑倍其令而應之者亦果爲私仇哉子房而止報仇也覇上之會秦既亡矣平日復雠之願亦稍償矣脫身而去可也而子房尚依依不忍釋者何也且吾何以知子房之不爲韓也項羽常立横陽王男成爲韓王以子房爲司徒矣而子房卒從漢似知韓不足有爲者及戲下罷兵就國帝嘗遣良歸韓矣而子房方勸帝燒絶棧道暫歸韓而復從漢至六國之立子房亦可因是私韓而相其主矣乃刻印銷印判於立說之頃子房豈專爲韓哉匹

夫復讎苟僅僅了平生之志則它尚何所顧而子房之為天下不為韓者終其身方秦亡而羽存是天下又生一秦也及漢之興而太子未定天下猶未必其終為漢也躡足之辭固陵之謀四皓之召所以斃羽而翼漢者無所不用其力子房之心固幸天下之有所託而吾亦遂可無憂也蓋至末年從遊赤松則天下定矣而平日為斯世不為韓之心益可因是自白太史公尊游俠之士喜談樂道乃以子房儕於荊軻聶政之流軻政匹夫復讎之勇也子房為天下復讎之勇也彼奮不顧身而復讎者讎盡而志足此淺丈

夫者所爲而可以議子房哉吾固曰子房無爲韓之心乃爲天下之心也

曹參論

古今將帥不患其無所長以取天下每患其挾所長以病天下夫將帥之所長者戰爭也而所短者亦貪於戰爭也世有挾蓋世之勇者常恐不試其能負過人之智者常恐不騁其詐故禍愈大則功愈彰事愈生則權愈重彼豈以天下皆所不顧而休戚治乱之勢舉不關其心一切以所長自騁是故天下困於兵戈疲於轉輸而禍乱之機往往伏於意之所不及嗟

夫世不幸而至於用兵不已皆將帥之利而非國家之福也昔者蒙恬佐始皇滅六國非不長於用兵也而六國方定之餘猶不免擁三十萬兵以卻匈奴恬之長日試而秦之天下日益困矣恬將帥之奸者也吾觀曹參之心而後知恬重可責也夫參漢將之冠也當其以中涓從沛公擊房陵方與也攻秦監公軍也攻城略地身被七十餘創未嘗折北不支計其成功凡下二國縣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二人將軍六人大莫囂郡守司馬侯御史各一人吾意參喑嗚叱咤雖天下初定髀肉已生精神未嘗不飛揚兵間者

上馬據鞍矍鑠示可用如馬援可也嗚咽抵掌志馳伊吾之北如臧宮馬武可也一旦釋甲胄櫜弓矢恬然於齊之相國此豈背矜平日之長而困民鋒鏑者世之將帥矜所長者惟恐世之無事而參則不忍也參嘗相齊矣召諸老先生問安集百姓之策而舍蓋公於堂又嘗相漢矣日飲醇酒擇郡國史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召爲丞相史其言文刻深務聲名即斥去之惠帝至詰曰不事〻參猶何心也參之時嬴秦徭役之苦未蘇也劉項戰爭之毒未除也諸侯王叛亂之禍未定也儻一切生事而矜所長以病之吾雖日

有其功而天下不勝其害譬諸馳馬者疾鞭不止其斃可立而待參之不病天下而爲漢計者蓋深也天下多事將帥可以握其勢而固其權參乃罷戰爭之長不計其多事而欲相安於無事甚至相惠帝城長安止發諸侯徒隸二萬人而良民不與參蓋不肯以恬之誤秦者誤漢也世徒見韓彭皆誅而疑參獨全夫參能罷用兵之長者也韓彭不能釋握兵之權者也此固參得以自全也漢初諸將有功者不少而惜不多參也世之人尤曰士參百輩未缺於漢是不知參也

周勃論

凡消天下奸雄之心者不可使之蕩然無所顧也人惟有所顧也而後有所忌有所忌也而後有所不敢遂世未嘗無奸雄也其謀也必深其窺之也必密欲舉於前而躓於後行於內而掣於外智者無所騁其謀勇者無所施其力譬之鼠欲竊食也而畏犬之躡其後螳欲捕蟬也而恐黃雀之殿其前有所顧而憚之者必不敢遂焉無所忌而專之也今夫古今奸臣欲謀人國者孰不倚兵以自固而能握京師之兵未必能盡握郡國之兵曹操欲以兵篡漢顧袁紹諸雄

之兵而不遽發仇士良欲以兵乱唐顧河北諸鎮之兵而不即聘此所以掣其手而掎其足者皆有所爲而顧者也諸呂闞呂后之亡久矣禄爲上將軍産爲相國軍國之權悉專之苟欲誅殺平勃諸公特頤指氣使如僨孤豚而已所以遲回而不敢發者非怯也世言周勃入北軍故平誅諸呂不知實扃於劉章啓齊之兵而又附以灌嬰之兵彼固不得輒逞當是時諸呂之桀黠不少也而獨何所顧也方齊王將齊七十餘城之卒并琅琊之衆鼓行而西一時氣燄真足寒諸呂之膽而又加以灌嬰故將屯數萬衆陽與齊

連和以俟事變此固祿產輩有所顧而不敢試者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其先聲足以震之也此一舉也是故酈寄得乘此爲之說買壽得借此爲之恐祿産輩壽之於中欲解權則恐平勃諸公之誅我其心何如也欲固權則南北之軍數諸郡國其衆又何如也拂其心亂其所爲徬徨焉迷瞶焉莫適爲主是以酈寄劉揭皆得藉此以恐喝之舍卒解印而不之恩而劉章又從而馳告於勃并令産不得入殿門竟殺於廁嗚呼使二子者外無所憚而内爲徐爲之圖則恐平勃劉章輩皆不免而漢事去矣何肯遽付將軍印

於典客彼紀通雖諳亦安能繼節以納勃於北軍哉平勃之所以入北軍而徐施誅戮者皆劉章之謀與灌嬰之兵先有以奪其心故也嗟夫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文帝豈不計及此論功行賞乃挾私意不分王劉章而灌嬰亦不得受上賞世亦竟以誅呂之功専之平勃嗟夫是搏兎者犬而歸功於獵者也當時銷諸呂奸雄之心者若非劉章之策使之有所顧則平勃亦机上肉矣劉章灌嬰之兵非偕也陳平周勃之劫非神也要其初而求之可也

賈誼董仲舒論

人臣有言於時最不必執一定之說也天下事固各有時措之宜急於今者或緩於後施諸此者或不可施諸彼因其偏而爲之圖度其勢而爲之處夫固未可以一定求也人臣之告君其有所陳也必有所措其有所投也必有所宜窺其意向之差而隨加其啓沃之益此固所宜審而思者故居嬴政嚴酷之世而每道堯舜寬恤之仁始足以易其刻處漢皇嫚駡之時而或援商辛囚奴之惡則適以益其慢此擇術而施之說也譬之醫者於疾陽甚用寒藥療之陰甚用熱劑起之視其證而爲之藥庶言者不失之泛且激

而聽者亦不至於厭也是故世之臣子不難於言而難於得其所以言孔於齊魯孟於齊梁未嘗無言也孔於齊景公則告以君臣父子之道於定公則告以爲君難之事何持論之不一也孟子於惠王則告以仁義之語於齊宣則告以推恩之端何措辭之不同也彼孔孟者固各隨其君之所偏而藥之者也漢言儒曰賈誼曰仲舒夫誼之言於文帝仲舒之言於武帝皆數千萬言足以關武夫之口而奪其氣彼文武二君聞者亦灑然異之誼之勸文帝也曰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甚至草具儀法色尚黄數用五

及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至謙遜未遑幾若修飾於其末者及仲舒之對武帝也曰修飭五常之道宣明教化之原而且欲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帝止以為江都相又幾若探研於其本者世之人茍不自二君行事求之亦未知二子之巧於言也何也文帝躬修玄默後來露臺不作匈奴不征千里馬不受皆由平日心術本正特所闕者制度文章之繁細故誼之言欲增其末而飭之武帝之時制度禮樂煥然可述柰之何内多欲而外仁義其後言利而柄桑孔好神仙而近欒李好開邊而用

衛霍心術本原多有不正故仲舒密窺帝心而特自其本求之故以仲舒之言而言於文帝之前是屋上架屋者也其失也瀆以誼之言而告於武帝之前是揚湯止沸者也其失也迂以誼不失之迂而仲舒亦不失之瀆其言亦何巧也夫當言而不言不當言而言皆無益於國者也孔孟告四君而各異其指賈董策兩朝而各異其事是皆未嘗執一定之說也而或者曰賈生得聖人之權仲舒得聖人之經噫經權同體而異用也詎可岐而二之哉故觀賈董之言而究文帝武帝之心二子眞通達國體者也

晁厝論

處天下之大事未有捨聖人之所嘗爲而可行也凡驟奪其所素有者人情有所不堪而槩施於斯人之類則其心必將羣焉而欲逞故世之深於術數者其所處未必皆非而往往有決裂之患惟本於正理者雖一時之事容有牴牾殆將不自知其入吾之繩尺者此固圖天下大事者不可不審也晁厝之削七國也豈古今所未嘗爲之事哉先王之制大國地方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棊布而處之雖曰子孫世守而不易至於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養老尊賢

俊傑在位則有慶反是則有讓讓固削之漸也及其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削之矣而又有甚焉者在蓋其法嚴而不可犯其理正而不可逃夫豈有晉之禍若大槩古人所任者理奉其辭行之而其施也有漸晁晉所學者術肆其忿行之而其施也蓋將一舉而盡快吾之意此固所以不免於禍也且以漢諸侯之當削自賈誼以來則然誼之所欲少其力者削之謂也傳至景帝挾骨肉之親擁髙士之富財日以豐兵日以强而慮無不帝制之念蓋甚於誼之時晉之所謂不削亦反者即

古先王之歷亦孟子之說也而厝行之致使吳王濞楚王戊膠東濟南菑川趙王辟信然西向蓋人固有屈於理之中而求逞於術之外者神之以理則責一人而千萬人懼劫之以術而以一切行之則將有不勝其憤者此則晁厝學申商刑名之學而不純於儒之罪也使厝此時學儒不學申韓明其理不逞其術行其事不急其功一國有罪則正一國而其被削者黨抓未削者膽落凡受漢之封者皆有子孫之謀且自求趍避之不暇誰肯相胥而叛耶惜乎厝之不知此也彼唐藩鎮之強視七國又甚矣韓弘與裴討賊

承宗斂手削地晁厝之說何嘗不可行於唐哉後有主父偃者本賈誼之說行分王子弟之制爲是煦嫗之謀以自免於厝之患而世皆快之嗚呼此非三代維持之制而亦以成敗論人也已

李固論

小人之害君子往往原於私心之相忌而成於公論之相形世之小人其念慮不正其後行多虧此心未必不自知爲天下所不予也故曰久惟恐君子所爲之善足以愧其惡所行之是足以顯其非而天下之譽或歸之是以不平之念橫乎其中爲之羅織以汚

其公爲之誅戮以快其忿夫小人之於君子非有宿怨而深讎也天下之善難獨專而美未易獨居專而居之爭所由歸也而嫉且憎之禍生是故始於愧其心之所爲終於妬其名之所集而君子之受禍始烈昔者望之自守以正而恭顯殺之孔融自負以名而曹操殺之非恭顯獨憾於望之而操獨忌融也正愈固則憤愈生名愈盛則謀愈慘閑小人嫉惡之心而深其禍者亦君子自爲之也嘗怪李固勵順桓之間國統三絕其致主文宣抗情伊稷之心甚切也梁冀擅權爲奸而固以公直勵之非冀不容固而固亦自

有不可容者也固之劾冀以正亦將以昔日奏記父商之心待之也而柰何冀之愈不能堪也蓋商於固之時其相忌而復相形者猶未極也至冀則深矣且冀立蠡吾侯志樂安王子纘利其幼也而固則欲立賢明之清河王蒜冀結中常侍曹騰輩利其援也而固則欲薦剛直之周舉黃瓊冀欲著太守劉君世利其賄也而固則欲伸理發奸之种暠凡此數事皆固與冀相左飛章之誣賴太后賢明深嘉其心不深罪之此固冀之自愧於中積而不能泄者也人之情一不倖則愧再不倖則忿三則計有出於不測矣蓋至劉

文劉鮪謀立清河之謗冀嘗下固於獄王調貫械以明其枉趙承數十人要鈇以訴其冤太后嘗赦出之而京師市里喜呼萬歲冀聞大驚畏其名德反為己害力案前事誅之嗚呼至是則冀亦大不堪矣故凡譽固者適所以害固也嗚呼君子於小人惟善惡毀譽之大明而後愈不容於世固之公直自將善惡相遠冀已不容於心固之譽望日隆彼此相觀冀愈不容於人毋怪冀之忿益深而固之死益速也作史者謂固多所正救冀愈忌嫉正救之忌猶可忍也譽望之忌不可忍也黨錮之禍皆起於諸賢名望之過高

固之所爲吾意其死之惟恐不亟雖太后亦有所不能私也故君子之受奇禍豈果得罪於小人哉特始以善而相忌終以名而相形是以兩不能容而已宜固不免於冀之手也

陳蕃論

遜者人之所難而亦君子之所審遜美德也天下之所爭羡者爵也而其最所易萌者忌也故以易忌之心而臨以爭羡之爵是以一介之士於公相之貴染指舐鼎喜津津出眉間況肯舉而遜之他人者故遜莫難於初嗟夫必人人而皆遜也則其人之賢否邪

正果何如也傳不云乎舉爾所知且使斯人也知而遜也則重於九鼎猶足爲國家之福也不知而遜也則毒於烏堇適爲國家之害矣是故遜難而知所遜者猶難也古今賢臣相遜之風惟虞之九官爲甚夫九官之遜非飾情而沽譽也蓋相知之眞情所寓也方舜命禹爲司空也而禹以遜于皐陶稷契舜命垂若工也而垂以遜于殳斨伯與舜命益作虞也而益以遜于朱虎熊羆由今揆之禹垂益居其遜而人不以爲詐皐稷殳斨數子當其遜而人不以爲忝知之稔故遜之當千萬世而下亦無責焉耳也吾獨於陳

蕃之遜不無辭也蕃之時何時也蓋桓帝昏弱之時也梁冀之疽根方去五侯之虐燄猶張當時世事可爲蕃勉者尚多大尉之除峻當政柄收召海内豪傑之士而共圖之則蕃平生掃除天下之志稍可自見一二今蕃當召用之時舉而遜之胡廣李膺王暢三人嗟夫暢之寬大膺之風裁蕃舉而遜之吾濟世之心亦可以自遂焉者也而獨以遜之胡廣何也且廣平生爲人豈蕃所不識者締姻於常侍之丁謂阿附於跋扈之梁冀此正物論所唾弃者豈有經綸之材哉是故其人也吾知其賢也則遜之而無愧也其人

也吾知其不賢也則遜之而何爲也以廣所爲假使蕃遜避之說果行其萬事不理亦僅如公論所嘲而已而安能有所建明於其間蕃之此遜也將飾情而沽譽耶抑果如九官之遜耶小人之足以欺人者雖剛直之君子不能別孔子誅少正卯謂其言行足以欺世也而蕃獨其心於廣蕃何心哉且蕃之心將以平日與李咸皆爲廣故吏是固蕃匿情而遜之也朝廷之公爵豈以報一身之私恩蕃以私而遜之廣以私而當之則它日誤國者廣而實蕃也此君子所以責廣之愚而韙蕃之遜也蕃之忠直炳、、延熹永康

閒而猶若此它尚何尤然則陳蕃之公正可爲也陳蕃之遜廣不可爲也

實武論

天下之事固有不可直而遂也夫以君子之處事一切以正而行執得而屈之者故貴正而不貴譎聖人之道也雖然正固不可枉而譎亦有不能免正以守天下之公而譎以濟天下之權正以持君子譎以待小人則亦當審其事而諒其心可也何也處變亂之時決非可用平常之規除權奸之黨豈可例以凡庸之輩方權奸之根已固而變亂之形將速坐而視之

則不忍公而行之則不遂幾若無所容力其間者是以君子於此惟其理之是則爲之而弗顧也行之而不辭也宜也其間有不得直而遂者又不免曲而道焉故權者所以濟其正之不及而世或不盡行之此君子所以不得自伸其志而常爲奸邪所害者然也竇武之去諸常侍非僭踰比也上憑太后之親下恊陳蕃之助其勢順其理直而其志甚可尚也當是時兵權在手非諸常侍所獨專也后心相知又非諸常侍所獨私也百官内外側皆扼腕又非諸常侍所獨有也持以公行以決除之如秋風敗葉而已柰之何

機未成而迹已露事未就而禍已速蓋其徒正而不權以謫者爲之也昔者周勃之誅諸呂不得入北軍力甚孤也元載之戮魚朝恩不敢直致刑法勢甚張也勅使紀道矯節納北軍戟使周皓因燕食召宴縛縊中書卒之諸呂誅而朝恩去君子不以持節責勃之矯不以召宴責載之詐何也處大事者貴速而當大任者貴權也竇武欲除王甫曹節諸人必欲白之太后正也武既白之蕃復上書言之劉瑜又復言之亦何瀆也凡閨闈柔仁之情決無果斷之見再三告白猶豫未決決之不速則禍之必亟既不能矯殺鄭

諷又不能并殺王甫曹節遂使朱瑀盜發武奏反呼

武有廢立之謀而遂假詔以誅之嗚呼亦何愚之甚

也且舉大事自有先定之見兵權不先握而臨難方

馳入步兵營官省不先閉而使彼得挾天子以令士

卒恐正而不諭者亦不若是之逆施也蓋至蕃將官

屬八十餘人突入尚書門則其計窮矣諭不能行而

正亦不能全蕃武亦可責也當其時武果諭而行之

也盡誅宦寺不俟白之太后與帝而速誅之誅惡之

後蒲伏省門叩頭待罪雖有矯制之罪為國除惡不

過殺身而止異時功不成而身先死視此為猶愈也

嗚呼蓄武以正而不能成功斁之勃截以諂而反成功事之難處蓋若此天下有難處之事蓄武之不得爲勃爲截則待小人以正而不以諂者也

諸葛亮論

甚矣人之難窺也世固有才高天下而自比於匹夫智超千萬世而獨混於庸人是皆迫於所遭之窮而不能直遂其心者未易與他人語也人惟患於好高也一介之士偶有尺寸之長即持以自誇於世學未窺一斑則曰顏曾吾徒也勇未冠三軍則曰賁育吾儔也俯而矜仰而詫及其用之百短呈露凡所拖爲

卒不蓋其空中之質此皆淺丈夫者所爲耳君子之心初不若是誣且矯也吾幸有可爲之時胷中抱負或可少舒不幸而遭非其時遇非其主就其下者而擇之則吾志庶其少遂矣而何暇屑屑焉較之哉漢孔明王佐才也出師一表讀之凛凛尚有生氣玄德臨終之託拳拳不忘聽其自取而終不肯取此伊尹周公之心也豈所敢望於三代而下者異時隆中之言乃自比管仲樂毅仲功利之徒也毅譎詐之人也苟可輔則輔苟可去則去夫安有不可奪之節者孔明視之相去幾何柰何自混於其列者嗚呼孔明此

言蓋方隆中而未遇玄德時也是時海內擁北方之強者操也江東險而民附者權也操之譎過於桓公權之賢不如燕昭則其自貶於管樂者激於時而不得已故也使早得玄德而相之則以伊付事其君管樂固不足羨也孔明佐玄德於荊州道士之餘國幾不能自立視仲於齊毅於燕席強盛而攫羸弱者霄壤就而較之宮府一體非有齊國內變之禍終身相蜀不以讒間又未肯為背燕而去之舉時人猶未以此許之何也世有求其心而不得第曰孔明自謙也善論人者先觀其材次觀其時則人品可定人固有

負其材而非其時者亦有遇其時而非其材者噫此孔明之心也或者又曰操權不足與語固也孔明後事玄德矣玄德亦命世之材可與語王者也孔明豈不可佐以王者之事嗟夫備有大度而乏厚德勤近功而忘遠略微孔明則狼狽長坂亦安能自國於蜀較其材亦不足語湯武也而況天未欲與劉者乎是故今年出陳倉明年出五丈原以區區一隅之力而抗天下之全者十數年孔明王佐之才時展布一二爾以管樂覷之又有所不能也孔明之心若此迫於所遭之窮亦可諒也夫

禰衡論

人莫患於竊名以欺世也剛天德也所以任天下而非以傲天下者也何也處變故紛乱之餘決不可恃强暴囂驕之習而挾虛氣以陵人者適賈禍以戕身者也故無欲之謂剛強脩之謂剛擔當事任之謂剛而世之挾小材以傲物矜慢辭以折人一有不平於中攘臂而起撫劍而視嗚呼此蓋硜硜然淺躁者之所爲而聖賢所不許也書論剛曰沉潛夫作之以其勇而養之以其道蓋將折其淈強之氣而予其弘深之量者也是故剛爲濟世之具而非爲傲世之資

禰衡何人也以今觀之直輕躁狂妄之小有才者耳史臣謂之少有才卞尚氣剛傲夫謂衡爲傲是也謂衡爲剛則誤矣當是時漢鼎未定曹操以強而挾於內孫權袁紹以兵而横於外天下紛紛至此而極使衡有才則如周公之誅三奸可也使衡有卞則如周臣御楚子之問鼎可也養其器識深其度量少忍以待天下之變乃恃其虛氣自取戮辱内無伊傅之大略而外爲灌夫之駡坐其於世何補而所謂剛者亦非吾之剛也天下之剛常伸於萬物之上决不肯卑屈從人者衡之始也不用於獻而薦之操中也不容

於操而薦之表其末也又不容於表而薦之黄祖幾
若鄭傳於諸侯者夫度其主之可事則事不可事則
止此心無所主而聽命於人卒以傲士其身吾固不
以剛許衡也且魏武之謫衡爲鼓吏也此豈足以處
衡者大會賓客試音節漁陽三撾蹀躞而前衡可傲
操而不能傲操也舜教胄子曰剛而無傲〻凶德也
未聞以剛而傲者嗚呼世有假剛之名以欺世如衡
者不少矣史臣不知剛爲何事而遽以剛目衡〻亦
奚足當此哉

牧蒸膛語卷十

牧萊脞語第十一

雲山古迂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李 懋宣 揚廷輯

策

君道一

聖人立宏規以經天下未嘗深術數以錮天下夫經天下者與錮天下相似而不同經之者不過隨而治之錮之者直將强而制之也天下大勢也其變無窮而其歸有定智不能度力不能并勢亦不能壓至於得之也其所處者有法而非徒術數所可錮也譬之江河奔注魚龍騰驤雖不免風濤之驚而大海巨壑

不見介量滔〻汩〻終遂而後止是以聖人處世寧治之以宏規而不籠之以術數術數雖深僅可求勝於目前智窮力屈變或出於不測宏規悉定維持憑藉雖歷千萬世或有變故亦可恃以無恐奈何預度而求以盡防之哉嗟夫使天下而可盡防之也則古聖人智非不奇也謀非不巧也隄備之具非不密也獨不能保其終不變者何也天下不能無變也兩漢四百年享國非不長且久也中間一變方弭一變隨興如鋸齒錯出而不可合高帝蹶項滅嬴以後海內粗定所慮者韓彭英盧而已及四人戮而呂氏之禍

生其肘呂氏誅矣而吴楚之憂踵其足吴楚平矣而匈奴之横壓其境匈奴臣矣而權奸之篡文甚且絶其祀迄至光武權奸除而宦官之黨滋宦官去而曹董之禍生凡此者疊生層見捷出而乘其後尚賴高文剏立以來規模素定子孫相承大變則大應小變則小應故歷世可恃以爲安嗟夫立宏綱者如架廈屋位置周密雖風雨之震凌而不驚深術數者如塗蘭舟機巧殫盡遇波濤之臨衝而必没故世不保其無變而聖人有法以待其變皆規模之定者然也而豈揹揹焉竭吾力憊吾精周防密察戰天下術數中

而求以錮之哉大凡詳於禁者有法外之遺奸工於
謀者有術中之隱禍夫禁之詳謀之工而禍奸且伏
乎後人主亦何利於用術也先王惟知其然也是以
都四海之上日久講畫而廒置者惟思立規模斡樞
要而不深乎其術內之六卿綜其綱外之岳牧分其
理中之百司庶府析其凡握印綬而爲將扞牧圉而
爲兵效奔走疏附而爲府史胥徒儒焉而絃詩誦書
農焉而荷蓑錢鎛工焉而削鐻洗削賈焉而販縉沽
撥凡籠絡而區役之者莫不各有一定之式又化之
而有禮樂治之而有政事賦之而有貢助征之而有

庸調懲勸之而有爵賞刑法若是者皆經國宏規不得不然也而非術也守之以大公行之以品式猝不幸後有竒禍大難臨乎其前雖恫子弱孫徐起而應之如器少欹掉臂立正不敢以智詐之懼智窮而難以復合也不敢以力強之懼力盡而難以復進也不敢以勢劫之懼勢孤而難以復振也秦人不定其宏綱而姑務挾其小智舉先王經世之制一切剷而削之疑之〻深則求之不得不密懼天下之有兵也而鑄金人懼匈奴之有患也而築長城懼儒生公議之有辭也而誅誹謗設機坑防日多变日生山東一呼

而霸上之面縛已亟術長工而秦益病矣古今天下之變一也先王惟立宏規而変以弭禁惟深術數而變以速非先王之拙於制而秦不可以於傳也綱之正者勢或由以定而術之深者人必有不堪者也人之於物惟有所不深有也而後可獨有天下非私有之物柰何錮以術數而羈之哉故立之宏綱者是不深有而能有之也束之術數者是欲深有而終不能有之也嗚呼有者不能有而不有者乃能有負走者蹶負食者噎經天下有法固不必弊、、焉錮以術也

君御天下者權也而所以寄是權於天下者君也亦人也均是人也皆可富者也皆可威者也皆可居其榮而惡其辱者也以天下皆可有也乃不免叢而歸之君故人孰不欲富也君獨聚天下之富以爲富人孰不欲威也君獨隆天下之威以爲威人孰不欲居榮而惡辱也君獨挈天下之榮辱以爲榮辱而天下皆臣屬聽命之不暇略不敢一毫側睨其上是權也者皆人所欲有而君獨有之也夫使君果獨有之也凡一切事吾意親稡而躬攬不可輕以逸於人而近之朝廷遠之州縣所以富人威人榮辱人之具往〻

皆不免張官置吏舉託諸衆人其君初未嘗自覺而自理之天下亦卒賴以治是君固專天下之權而臣乃寄天下之權者也故世主坐孱弱而不自振者往往咎其不專天下之權夫權不能專而臣下或有之至爲三家之僭爲六卿之分固人得執而議之也而使其君事事專之則聰明之遺者禍敗之潛也把握之疎者叢脞之積也權固不勝有也利者君所以富也而戶部聚其綱筦摧搯其毀獨舉富人之權而寄之人刑者君所以威也而棘寺讞其重州縣按其凡獨舉威人之權而寄之人爵祿貶謫者君所以示榮

辱也而善焉付宰相以擢用惡焉付臺諫以抨彈獨
舉榮辱人之具而亦以寄之人凡天下可羨可畏可
奔走而趍競人主未嘗自私之而悉付諸衆人之公
嗚呼是不自有者所以長有而挈挈焉專之者未必不
弊弊焉失之古今君權之失每患逸於宮闈逸於宦
寺逸於戚畹權奸諸呂之自王斜封之四出是逸於
宮闈者也五侯之同封北衙之驕横是逸於宦寺者
也新莽之篡漢祿山之亂唐是又逸於戚畹奸雄者
也嗟夫使數君者得人而寄之財有所掌而不敢妄
用刑有所司而不敢妄施爵祿黜陟有所定奪而不

敢妄行擇其人委其事而吾於其間神而用之雖不必專之以身而所以寓此權於不專之專雖親如宮闈媚如宦寺勢如戚畹權奸亦將奉頭鼠竄於青天白日之下況敢趑趄睥睨竊擅大柄而久假不歸哉故人主之權不慮於有所寄而常慮不能擇所寄有所寄則分司庀職列掌萬務其權即人主所有也不擇所寄則陰伺竊取擻弄百端其權非人主所有也嗚呼始也不擇人而寄之至於失所寄也而潛且乱之禍生乃歸咎於事權之分是舉天下事必人主屑屑然自爲之矣屑屑然自爲之則宇宙若是廣也機

務若是繁也亦寧不病於孤而立哉人主不可孤而立也故欲擅權者莫若精其所寄舜非不能專也而分之九官成王非不能專也而列之六卿所寄得人則所掌之財皆吾財也所掌之刑皆吾刑也所掌之爵祿賞罰皆吾爵祿賞罰也一神其用如臂使指如綱振領事柄一出於上舉天下四海之廣隨吾所向無不如意而必欲人主自爲之是宇文融盡明皇以親決事之術也其末竟何如哉凡國家之權病於不善寄而非任人之咎也噫此亦攬權之一術也

世之人臣每病於可爲而不敢爲凡天下事智者不能析勇者不能負果銳者不能決雖甚高難行亦皆所當爲也蓋自一命以上彈鋏而起仗策而赴儋圭析爵而仕身非吾之身則事皆吾之事犯利刃赴炎鼎雖捐死猶爲之獨柰何束手相顧委之不敢爲哉事至相顧不敢爲甚非國家之福也古今上身之得失國事之是非與夫奸將萌而勢將危往往坐而失之者何限其始也怯而不敢爲其極也勞而不可爲長其邪而至於慮稔其惡而至於成積而大敗極壞不可救夫臣事君曰忠忠者盡己之謂蓋無所不盡

其極者也國事未至日非每恥君不及堯舜直有若撻市朝之憤天下粗安衆方曰無事而厝火積薪痛哭流涕而不憚大奸巨憝指鹿爲馬非吾所宜抉乃折檻牽裾直欲請尙方之劒大廈將顛非獨力所能拯至抵掌擊楫雞鳴起舞不敢後目之所觸耳之所聞眉可攢而手可援者率皆困心衡慮如撲燎拯溺不暇給初未嘗曰危人專於治危尸祝不越俎而代之者何也蓋天理之所寓而人心之所安者然也故凡臣子其可爲者安於分其不敢爲者怵於法坤曰無成而代有終此以分論而無所不爲也傳曰守道

不如守官此以法論而不敢過爲也能盡其分者謂之正而徒怵於法者謂之隱今不能盡其分而嘐嘐然曰吾畏法吾畏法朝政缺失則曰責在宰相非草茅可過闕而問也奸邪強橋則曰職在諫官非遠方士可躐等而言也閭閻痛苦不自勝則又曰事在郡縣牧守非僻遠謏人可踰位越次而理也隱几而熟視促膝而閑談及至舟敗車覆狼狽不可措手其畏首畏尾爲身計亦巧矣而君獨何如哉漢臣盡忠事君者不少而其間得二人汲黯之賑河内陳湯之斬康居皆擇所可爲而即爲初非限於職守者也河内

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鳥形鵠面且將爲溝中瘠類初出使特往視河內火災耳固未嘗將命及此而發倉粟賑貧民取赤子而乳哺之郅支單于侵辱漢使雖動衛霍暈數十萬精兵亦不即空其巢而紓其憤陳湯僑西域乃部勒戊已校尉屯田吏士直壓都賴水上郤康居斃單于及明王以下懸頭藁街威

懾漠徼故以法繩之類之擅動官粟以國之財市恩也湯之邀功異域以國之兵爲戲也皆法所不容而宜伏矯制之誅者二子竟爲之二帝亦竟不之罪異時河內無餓莩之苦邊境受安靖之福爲臣者苟利

國家無不爲矣亦豈筞曰不敢爲哉今世孰不敢爲之説文其慢蓋其庸碌〻謭〻當官者以恪守爲高居次者以苟婾爲志安流俗而限職役守凡陋而蔑超詣視世事如秦人視越肥瘠略不加喜戚其心而聽其如甌斯隳如墻斯頽猝有不可支持者其將何以處此其間有不顧而攘臂爲之者伺其踈缺也而衆方竊嗤之是天下終無可爲也爲今長計莫若洗拘攣之弊開慷慨之門上歷廟朝下逮銜泌凡稍能建立爲國家辦一事畫一策擊一奸邪皆不次拔擢聳海内之觀而不以越分誅不以踰位責天下事庶

無大難不測者伏乎其後嗚呼人臣事々而敢爲之國其有非意之變哉

臣事二

臣子處事凡易窺者惡而最難窺者欺々者臣子之大惡始則欺心中則欺人其極也必至欺君長此不已鹿馬烏鸞之指替其上而恩々不奪不饜此最人所難測而國家甚不可容者也今夫君援爵祿而授之臣蓋將利國家非以禍國家也至於心術之謬不爲正而邪也不爲善而惡也此固春秋所不赦而清議爭誅之者就其中或有簠簋不飾誅求亡藝者人

皆目曰斯人也貪也有直道不遵曲學阿世者人皆目曰斯人也諂也有禁網大密嗜膚荼毒者人又皆目曰斯人也酷也評之月旦載之刑書雖三尺童皆嘖嘖然扶摘而嗤之若是者人所易窺也獨惟奸雄桀黠之輩術險藏機謀深隱酖掩羣衆所不知喋喋以材自詭以智自騁以了辦自許網美譽而釣輿望暮夜攫金蛻四知戒而號於衆曰我不貪便娟婉孌市當路之寵而號於衆曰我不諂扶瘢洗垢恣參夷之誅而號於衆曰我不酷胷中籌畫咸毒漸被宇下生靈至剥廬側足幾惴惴不能立嗚呼若人者蓋世

之大奸猾賊而莽操所假以騁者也凡天下之惡不足欺世者其惡小而深能欺世者其惡大惡小者曰貪曰諂曰酷一事一節之惡害於人猶淺惡大者不名爲貪而實貪不名爲諂而實諂不名爲酷而實酷治獄訟者爲貨來治簿書者爲奸竊治政事者爲刻薄剝削事事節節皆然其惡也害於人獨深故火之將焚人爭知避者惡易知而小也水之溺人人不知避故多溺焉惡不知而大也莽操之將篡也其下士如周公其服勤如西伯一時聲名直將膾炙羣口而外爲忠藎內爲包藏陽爲尊主陰爲竊國當時皆未

嘗目二人為貪為諂為酷而後求竊卯金之鼎者卒
不越其人國家欲下奸憸者曷不於人所不知而加
之意哉凡物角者皆知其為牛鬣者皆知其為馬翼
者皆知其為飛鳥捨是而或不常見不可名狀者人
必竊指為怪故人之奸欺掩人之所不易知者皆怪
也而遂忽之是以篡且竊之禍生國君下世所共知
之奸孰若辯世所不知之欺不知者我且知之則所
共知者又奚病也魯之少正卯言偽而辯行偽而堅
人孰有知少正之奸者而孔子誅之魯之陳仲子避
兄離母耳食螬李通國皆目為廉士而孟軻辯之嗚

呼此惟孔孟越世俗之見也則然時無孔孟吾懼豁
迹而戕衆含沙而穽人者不特此二子也故嘗論人
所共知者愚而惡者也人所不知者智而惡者也以
世之愚者一私纔生百短呈露人視已如見肺肝殆
若數黑白而辯東西至於智者之文其惡則外所不
知而内自知人所不知而天獨知浸淫流毒未易以
淺近量而禍機之藏也惡果之熟也始將有大　甚
者故國家不幸得智而惡者又不若得愚而惡者之
猶愈也以智欺人甚於愚者之欺人昔山巨源識王
衍誤天下郭子儀知盧杞必得志衍杞之惡自以能

欺人而人終不可欺噫此觀人法也未易與人言也

相職一

國家眾建宰相蓋將參天下之公而非以角一身之私者也夫相本公以相參也而不免私以相角甚非國之利也今夫相所以若是眾建者何也自謀不若謀於人之審也獨爲不若爲以眾之便也聚天下之材而共其事貳之而並建參之而鼎立無鹿馬之詠也無偃月之專也無大廈將傾一木難支之憂也此國家初建之意也而爲相者不擇理之是非事之利害小則狐裘之蒙茸大則蝸角之蠻觸智工也而相

傾位亞也而相忌權重也而相吞噬此身進退黜陟
間而縉紳榮辱生靈休戚皆一綱而隨之嗚呼吾直
爲此禀禀也故三代宰相未嘗自角而治以及漢唐
宰相或有自角與否而治乱以分三代時所用非一
人也所建非一員也合以心不合以迹同以理不同
以勢此曰可彼曰不可則徐考其孰可孰不可甲曰
然乙曰不然則深思其孰然而孰不然同車也而協
心以推同舟也而并力以濟若黄帝之舉六相舜之
命相十六不以一人爲者未嘗嫌也湯之右伊左虺
周之師周保召不以一員專者未嘗嫌也當時朝廷

吁俞都咈交議互參雖詢謀之同卿士之從人不病其瀆洪水之治升陑之師東征之舉人不病其專春風熙熙相與一堂而薰蒸披拂百姓皆被其澤至漢唐以來治亂不同則亦以相之角立與否而判故漢有丞相又有御史大夫掌副丞相唐有僕射有侍中有中書令有參預參議又有同中書門下三品皆三代爰立衆相之遺意也本始地節四五年間韋賢爲相魏相爲御史大夫長何寬而貳何嚴地節神爵九年間魏相爲相丙吉爲御史大夫長何嚴而貳何寬寬嚴並參故漢宣之治以成貞觀三年房玄齡爲僕

射魏徵爲秘書監參預朝政玄齡以創業難徵以守成難而不患其枘鑿貞觀四年玄齡爲僕射蕭瑀爲御史大夫參預朝政瑀偏㱾則玄齡裁正玄齡過失則瑀搪劾而不議其矛盾得失相濟故太宗之功以立而其閒宰相或有不盡然則社稷之亂亦隨之嗚呼立相之初欲其合也而或流於分欲其同也而或流於異吾意變理贊襄之道決非紛紛相戕驟更迭出者所及爲而人主獨何賴哉尤有角之甚者若公孫弘汲黯論事至上前而多背是以智相傾也李義府欲惡無忌則倡立武后之議而擠之是以位相忌

也牛僧孺相則退德裕所援之人李德裕相則空僧孺所薦之輩縉紳之禍至百餘年是以權勢相吞噬也夫旣角立也而且傾且忌且吞噬若此不知置相之意謂何而僅爲人釣榮之具報怨之府遂私其身者耶歟今史珮鳴珂廟堂間者不少有左右有副貳固非不知一國三公十羊九牧之爲非也而若是者固望其如和羹如膠漆而公以爲國也以一私心之興或兆無窮之患殿庭論利害稍忤則深謀以穽之同朝斷機務稍差則匿情以軋之以至桃李爭植報復私行稍或不相隨則又立黨以禍之萌於微而成

於著積於小而極於大是以忿且爭之心生而勢愈角立矣嗚呼使如開元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其志操不同其心術則正亦何嫌於異者不異以此而異以私甚焉執事者不取也昔諸葛之相蜀也曰集衆善也廣忠益也廟堂閒以亮之心推之曠然大公不以一毫私意芥蔕胷中不立異不植黨凡處置事宜進退人物毋執一已之是非爲是非而共求至當之歸庶幾相之和世之福也噫是心也特一轉移間耳皆非甚高不可爲也而世之挾私以角立

者何紛紛也

相職二

宰相爲國家求人材不若爲國家愛人材人材至不易有也求者難而愛者爲尤難求材宰相職也束帛之賁夾袋之儲鶚表薦剡之榮是固海內岩穴之士林藪之夫日夕翹首傾身如夜蛾赴火聚而趣於所求者也求之而善愛之別其長驗其能物各付物略無咎心其間牛能耕也而用之田馬能馳也而用之步橐駝犀象能引重致遠也而用之負任來者無積薪之憂居者無越俎之患天下士長於撫字者留情

於撫字長於會計者留情於會計長於扞禦者留情於扞禦凡爲國家之用皆爭求自見於下而無所長者亦何敢萌徼覬之心以責其上其或倒行逆施不擇所處雞豕谿谷孰君而孰臣木頭竹屑孰緩而孰急凡材之積其前者皆茫然不知處置之所謀於國者固不宜謀於野也優於趙魏老者固不可爲滕薛大夫也求之而不能處亦與不能求者一也使其不稱也而喙喙然爭之曰材不足用繆誣矣且夫材各有所長而亦各有所處文學一陸機也而試之河橋則衂治郡一黃霸也而置之相位則短天下事必強

其所不能者為之鮮不敗事者昔漢高之策三傑號曰善任使夫善任使者即吾勵之、、說也而參以舜論九官之法則隱然胳合千百世之上夫以夔明音律也而俾典樂益明秩宗也而俾典禮臯明五教也而俾典刑以至契之掌教工之治虞也亦然此舜處置得宜而治也至於漢高待天下英雄豪傑士其所長瞭然在目饋餉不絕吾不如蕭何戰勝攻取吾不如韓信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吾不如子房隨其能而用之是以斃秦蹶項奠漢四百年之基終西都世大顯各因其材而用以便上之任使書合六體則以為

令史貴遊子弟能自修治則以為辨人郡國之人敬長上書政教則以為博士弟子至於邊地民俗習修戰備則拔其良者以為期門羽林漢之善處人材亦猶舜也夫二帝者理天下非相天下者也而實宰相處材之法也為相者儻以是法處天下之材置諸廟堂之上非親也雜諸州縣之間非疎也列諸九卿百執事之上非高也廁諸輿臺皁隸之賤非卑也譬匠之作室也取其擁腫權奇者衆收而約施之可榱者榱可桷者桷可棟梁者棟梁而大廈成矣相之處材亦猶是也處之得其道用者何庸競不用者何庸怨

哉今之相吐哺而求下堂而迎海內之材蝟興蠅集凡脩欒籠之儲錐囊之藏亦不少吾意求賢之心勃鬱不可遏天下士苟有一技之長不遠數千里乘輪跣屨拔食京華將求以自異而不知處者何如也夫有而不求是蔽材也求而不處是侮材也蔽材者失之傲而侮材者失之諂嗚呼以天寶進士盡皆黜落而李林甫謂野無遺賢是有而不能求者也以真卿宿望宜重朝端而盧杞使宣慰希烈是求而不能處者也是二者其患均也吾願宰相之於人才毋以親嫌勿以雠弃勿善材華而惡貧賤勿溺辯給而弃忠

信權衡其所長而處之則跛者逆跛者眇者逆眇者而材皆隨所宜處之矣嗚呼處人材若是而名曰相是眞善相者也

將材一

人主可用將而不可以試將將與他官不同官之事皆可試而爲將之事不可試而爲以官之事試人或有不勝任而疎漏敗缺其失止係於一事以將之事試人倘有不勝任而挫衄荼毒其禍動係於三軍而社稷亦隨之是以官不可輕而將尤不可輕也今夫天下之官亦衆矣其人之稱職與否皆不可儌而度

也掌財者不擇而試之不過輸運無術而上舊領猶無恙也掌選者不擇而試之不過黜陟無法而上解弦而更猶及改也掌收守者不擇而試之亦不過撫治綏靖不得其方而上拔其尤而擇其無良亦無甚病於德化之宣也用之而徐察其所爲擧之而密探其所守某也忠某也詐某也賢某也邪隨其人而進退之上無傷於國下無害於民一變置閒精采立異皆足息其黷而補其虧至於將非可若凡官試也國之寄命者兵也兵之寄命者將也以將之能否是非而百萬之命係焉故鉦鼓之所令旌旗之所指稽顙

劍戟之所交倏忽之間勝負立判昔弱國而今强邊朝城市而暮丘墟殲其類潰其衆與其宗社雖欲再起而更之亦恐噬臍無及是故官難而將尤難也凡人之材不同有精於勾稽者有宜於牧養者又有長於燮理賛襄者甚不齊也獨將帥之材赴敵欲其賈勇臨難欲其捐軀是以其人或禀剛强之性或産勇悍之鄉風聲氣習之所漸漬不常見於天下而不可以它官小視也先王惟知將不可試也故當天下承平無事雖未嘗汲汲虎臣之選而寓其法於六鄉六遂之閒習其技於蒐苗獮狩之隙又精其業於旗物

鼓鐸鐲鐃之節誠之亦素矣是以人莫不知兵而亦
莫不可爲將最是司馬、一職制軍有六以萬二千五
百人爲軍〻〻有將二千五百人爲師〻〻有帥五百人
爲旅〻〻亦有帥以至曰卒曰兩曰伍也亦然軍將則
命卿師帥則中大夫旅帥則下大夫坐作進退之有
法疾徐疏數之有方若救無辜伐有罪不免舉九伐
之法付之若抽矢箙中無不夙具有不俟皇〻〻焉而
求撫髀而思者故嘗疑蕭何之薦韓信謝安之引謝
玄幾若倉卒而試之者夫信區〻〻一跨下之少年而
玄蓋階庭子弟者也項王喑嗚叱咤雄豪不易禁而

何舉無聞之信爲大將符堅百萬之師空國而來臨晉若壓累卵而安以小兒輩應之異時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而信蹴項氏於陔下淮淝一戰玄以子弟八千人折𠞊敵馬僨軍血風鶴草水之靈亦足慴堅而褫其鬼嗚呼此非何與安之偶然僥倖者也何與信語之以安亦教玄之熟其知之也素而非卒然試之者是以迄成大功若二公察之不甚精諳之不甚熟吾意未必肯付漢兵於戲下之卒而試晉社於一擲也世之議者乃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嗟夫將相一也不於平時而加之意迨至危

也而煙塵滿目四郊多壘乃始築壇推轂試以捍禦之寄亦不過市井亡賴而已恐非善謀國者也況君之於將臨急而需材者必起將之驕將之於君臨急而應命者必起卒之輕驕則權柄稍專恣跋扈皆執以要其上僕固懷恩之驕而憤怨是也輕則望實未孚導隨嗤鄙將難以令其下主君絕之輕而遭殺是也是皆非國家所可憑藉而無恐者也嗟夫人主以兵而試之將是以國而試之人也與國存亡相關非凡在官者比也其毋輕以國而試將哉

世家之說尚矣雖然祿可世而有將不可世而襲古之取材以世往往以其目視朝廷之事身習臺閣之儀家賢濟美不教而成一朝為天下國家用按典章而繩前武如出諸其素至用兵則非可故智求舊規試也出以奇入以正行以詐守以愚強也而匿之弱也而張之虛也而掩之實也而伏之其為術變化而不窮其為道詭遇而不測是固非閥閱之高簪纓之胄平昔耳聞目見所可亢焉而輕談者也三代而下帝王恢劉之初大率不擇流品付之節鉞或取諸卒伍或取諸降附或取諸邊市外國凡以勇名以謀稱

以嚴明著皆卓〻然絜京觀而壯皇靈獨未聞專敢之世家者天之賦材不一能於此者未必能於彼長於左者未必長於右故世欲悉行陳之勇戰鬬之事例責諸磊落奇瑰之士尚且不能至於擁旄持節喑嗚叱咤筭欲委諸世襲之胄則強其所能者必敗責其所短者必絀其不誤天下後世幾希大槩世襲之將未必皆無材也亦未必皆可材也是以其末弊或有二挾膏粱之習其弊也驕〻則不知兵而將至於啗敵承積累之富其弊也專〻則長擁兵而或至於竊權故趙括奢子也敗於長平陸機遜後也敗於河

橋此亦一世家也不知兵而用之是陷敵也三家世掌魯卒終以偕魯六卿世將晉軍終以分晉彼亦一世家也長擁兵而用之是竊權也驕而陷敵天下失於外專而竊權天下失於內皆流弊使然有國者所宜深長思也世之將多以故家而襲聖明在上斧鉞森嚴將帥居外爪牙踞峙專恣之疑固萬萬無此理第所慮者弱子恫孫蒙父祖之勤勞分旄鉞行呼仗於市閭習不閑方略身不擐金甲目不識坐作進退口頭之乳臭未洗而遽肘金印之如斗杯中之餘瀝未醒而尋擁棨戟之如林猝不幸數千里水旱奸民

狼顧而起驅驕貴之素而用之非惟自誤亦以誤國大凡古有世賞不可有世官今有世官不可有世將倉庫之子孫重黎之苗裔皆可坐談踞守世襲無嫌也獨將則智非孫吳不足以識變勇非賁育不足以引強名望非充國子儀不足以懾敵而鼓衆父任其子子復任其孫執世家之舊強徇而媚之其家則得矣而何利於國哉嘗論唐之藩鎮初非有險要以自固有智略以自橫往往起於世襲將佐而寡其兵私土地私人民根節盤固厲鋸爪以抗太陽爲唐二百年不可解之患爲上者不時加選擇甄別而更易之長

此不已高者握數十萬人下者數百餘輩轉相承襲認爲家資小爲括機之敗事大爲晉魯之專權又甚則爲唐藩鎭之驕恣跋扈而重源、、無窮之禍惟天子待之以禮接之以言坐之便殿以驗其心試之教閱以習其事又更之部鎭以劑其權其間或有闒冗不勝事者若念厥先祖父勳在王府則多以祿秩錫以土田俾欒郤胥原狐續慶伯不至降爲皁隸足矣若曰舉掌兵之重權示報舊之私寵一敗塗地將欲示罰適以傷恩甚非爲人上者之宜也春秋譏世卿蓋譏其不擇賢而例用之者也至於蔡季紀季楚屈

完齋高子魯季友叔肸宋子哀諸人非公族則世家之舊其彪列冊書者春秋未嘗少之擇將若此則衛霍英衛之材彬彬為時而出上足神君之威下足得將之用一舉而兩得此國家久安長治之策也

牧萊脞語卷十一

廬陵黃剛中書埮